



历史快餐

民族之魂鲁迅

编著者 刘洋 陈浩



远方出版社

历史快餐

民族之魂鲁迅

编著者 刘洋 陈浩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顺义

封面设计:佳倩

历史快餐 民族之魂鲁迅

编著者 刘洋 陈浩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江箭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00
字 数 4900 千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063-0/G·34
总 定 价 1250.00 元(共 50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今天，人们读书时的功利性、实用性逐渐加强，追求消遣和娱乐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于是越来越多的快速、有趣、通俗、大容量的“快餐文化”应运而生。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如此之快、生活压力如此之大，在工作和生活之余放松一下也是必要的。

我们编著的这套《历史快餐》不仅介绍了古今中外许多著名人物和事件，而且也描述了许多扣人心弦的历史谜案，同时也有对历史这门课程的研究。内容简明而不繁冗、生动而不枯燥、通俗而不晦涩、丰富而不单薄，其出版旨在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历史、增长知识、加强文化修养，同时帮助历史教师提高专业技能和素质，以便更好地进行教学和研究。

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历史快餐》能为读者提供一套“杂

志”式的读物，在满足读者快速、高效阅读需要的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一些有意义的“营养”内容。

由于成书时间仓促，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滔滔历史洪流淹没了多少志士仁人，唯有先生如不朽的明珠，在人们心中纪念着，口中信唱着……



目 录

鲁迅与民族魂	1
鲁迅“一发而不可收”	6
生平和创作	10
流离岁月	25
东京:1902—1909	25
绍兴:1910—1912	29
北京:1912—1926	32
1923:寂寞与痛苦	35
1927:为梦境放逐	39
上海:1927—1936	45
在厦门和广州的日子	49
1934:绝望的抗战	52
所谓平凡	59
生活情趣	59
亲自写广告	62
和原配夫人朱安在一起	64
不易捉摸 平易近人	67
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的一年	71



印章	76
遗嘱	80
拒绝诺贝尔奖提名	81
巨星陨落	86
跨越时空的纪念	86
天地同悲	122
先生不朽	129
史沫特莱:鲁迅具有“天才”的稀有品格	129
毛泽东:我与他的心相通	138
蔡元培:先生人格不凡	148
徐懋庸: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150
茅盾:如何永久纪念鲁迅	152
叶圣陶:伟大的灵魂	154
郑振铎:不朽的鲁迅	154
梁实秋:拥护他说话的自由	155
林语堂:鲁迅不怕死	166
老舍:前无古人	170
巴金: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178
百年被告	185
20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185
30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193
40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202
60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204
70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206
80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208



90 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211
今世评说	221
张承志:致先生书	221
吴中杰:鲁迅风骨	231
张村:看先生骂人	240
张定璜:鲁迅先生	245
方子舟:超人的鲁迅	250
未来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	255
萧雄:走近鲁迅	260
刘克敌:伟大而尴尬的“私奔”	
——鲁迅与许广平携手南下前后	267
一个伟人和一座城市	290
鲁迅	
——二十一世纪中国不能淡忘的精神旗帜 ...	
.....	301



鲁迅与民族魂

1881年，鲁迅诞生于浙江绍兴。

绍兴素有“平岩竞秀，万壑争流”的美称，然而，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山明水净的自然风光中更多的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苦痛的阴影。

几乎与封建社会的衰落同步，周家由小康坠入困顿的急剧变更，使年少的鲁迅饱尝了近于由“王子”到“乞食者”的生存苦味。他因此而过早地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过早地“明白了许多事情”。

尤其因为“母亲的娘家是农村”，使鲁迅能够和中国最大多数，也是最贫穷的农民相亲近，知道他们毕生受着压迫，有许多远甚于自己的苦痛，并萌发了用什么法子把这些告诉人们的想法，年轻鲁迅的生活经历和情感



体验,奠定了他日后坚定地站在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一边的思想基石。

1898年,17岁的鲁迅远离家乡,“走异地,逃异路,去求别样的人生”。在南京的新式学堂里,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鲁迅,第一次接触到近代自然科学和世界先进思潮,鲁迅的胸襟为之一开,他的眼界越过绍兴的山水,越过祖国的大地。后来,他以优异成绩取得官费留学的资格,飘洋过海,将自己的学籍列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两年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到日本不久,在他所在的江南班内,鲁迅第一个剪掉了象征民族压迫的辫子,拍照留念并作《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诗言志。作为第一位研究和撰写中国地质学著述的青年学者;作为第一位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现和翻译科学幻想小说的青年译介者;作为为救民、为维新、为改



革而选择学医的青年医学学子，鲁迅从事这一切活动的精神原动力来自“我以我血荐轩辕”——献身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赤子之血。

此后 30 多年间，鲁迅至少手书此诗四次。《自题小像》不是一首普通的诗，是鲁迅用心灵的激情点燃的照亮自己也照耀别人的生命的火炬。

正是青年学子这种热烈而执著的追求，使他的人生之路发生了重要转折——弃医从文——因为他终于发现改变人的精神比医治人的肉体更重要。“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立国首在立人，“人既发扬踴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所以，鲁迅毅然放弃了医学，选择了文学。鲁迅的选择是严肃而沉重的。鲁迅从这里迈出了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关键一步。正如我们在他二十多岁时写下的洋洋洒洒的文言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中所看到的那样，他是在广泛地探究了世界哲学、科学、文学、历史思潮的基础上做出的选



择,其重要性不仅仅对于他自己。鲁迅的这一选择,也许使中国和世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医学科学家,但却得到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鲁迅从文的第一个重大成果是和其弟周作人一起,在东京,在他喜欢的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里,翻译和出版《域外小说集》。他因此被好友许寿裳称为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第一人。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执意追求叫喊与反抗精神的作家作品的坚定立场,努力传播被虐待者苦痛呼声的极大热情,尽量激发国人对强权者、压迫者的憎恶、愤怒的急切愿望,一再说明鲁迅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他的救国救民的坚定性与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预示着他从文之路的辉煌前景。

鲁迅本想由日本到德国,由亚洲到欧洲,在更广阔的时空领域求索救国救民之良方。只是由于担起了赡养母亲、妻子、弟弟的生活重担,不得不于1909年回国教书。回国后由杭州到绍兴到南京到北京,由教员到教务长到校长到教育部部员,不论做什么工作,鲁迅都是



一个有思想的、认真负责的、一丝不苟的苦干实干家。

终结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使鲁迅异常激动兴奋，他被推为大会主席发表演说，带领学生组成武装演说队上街游行宣传革命。

鲁迅一方面热情地投身剧烈的社会变革活动，一方面于课余时间饶有兴致地继续少年时代就开始的整理古代文化的工作。这工作，一直延续到到教育部任职，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晚年。

翻检鲁迅留给我们的 50 余种辑校古籍、8000 余种辑校石刻、总计 6000 余页、300 余万字的手稿，翻检鲁迅陆续搜集起来的 4000 余件、6000 余张古代画像、造像、碑铭、墓志等石刻、砖刻拓片，遥想累月经年暗夜孤灯下鲁迅瘦弱的身影，在这些令人惊叹不已的数字中，我们感受到的是鲁迅发掘、保护、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滴滴心血。

置身于美好的愿望与无望的现实的重重矛盾之中，也许只有沉入到古代去，沉入到国民中才能稍稍摆脱心



底的苦闷和精神的窒息——或许还能鉴古知今。

好在能够实现年轻时候的梦的时代虽然姗姗来迟，但终于来到了。在日本时未能办成《新生》的遗憾，终于因为有了如《新青年》这样的新文化阵地、有了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这样的新文化同人而可以大展宏图、大显身手了。

鲁迅“一发而不可收”

鲁迅以他的发聋振聩的小说、斩钉截铁的杂文、格调全新的新诗等创作实绩，以迅猛有力的对封建机制与封建思想的攻击，理所当然地成为声势浩大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英勇的旗手。

鲁迅不仅仅是第一个创作白话小说的人，不仅仅是一个在现代小说、杂文、散文领域开辟道路的人，他更是一个以他作品的深刻的主题、独特的艺术形式，以他的坚韧不屈的精神人格成为屹立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奠



基者与开创者地位上的时代巨人。

鲁迅是少有的，敢于直面人生的，说真话的，真正的人。体现在鲁迅作品中的思想、精神、人格，同样闪耀在鲁迅的日常生活中：他的关怀；扶助青年的温暖博大的胸怀，他的对被压迫者、对弱小者的同情与爱上；他的对权势者、对腐败残忍的政府的愤怒，对祸国殃民、虐杀民众与青年学生的卑劣行径的愤怒，他的愤怒的烈焰铸成的匕首与投枪般的文字，永远震撼社会，震撼人心。

1926年8月，难容于政府与社会的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教授。1927年1月，赴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鲁迅本来打算教书做学问，如研究中国的文学等，可是中国的现实没有安放一张书桌的净地。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清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日，广州也开始大屠杀。4月15日下午，鲁迅冒着大雨赶到中山大学，主持召开各系主任紧急会议，设法营救被捕共产党人和青年学生。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鲁迅多方奔走，营救无效，愤而辞去



中山大学一切职务。

在这样的社会里，刚烈的鲁迅，还能干什么呢？鲁迅愤怒地写道：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止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愤而辞职的鲁迅，决不退缩的鲁迅，只有“杂感”而已。鲁迅，与许广平一起，于1927年10月转移到中国文化中心上海，继续文化战线上的冲锋陷阵。

在上海，鲁迅经历了“革命文学论争”，发起组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抗击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中，在反对专制压迫、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度过了最后光辉的十年。

勇于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的鲁迅，从未在黑暗前与